

致命水域



【英】葆琳·罗森 著 林燕译

南海出版公司

致命水域

[英] 葆琳·罗森 著
林 燕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2·海口

In memory of
Enid (Anne) Rawson
纪念伊妮德(安妮)·罗森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7
第四章	39
第五章	53
第六章	71
第七章	83
第八章	99
第九章	113
第十章	123
第十一章	137
第十二章	151
第十三章	163
第十四章	177
第十五章	197
第十六章	211
第十七章	225
第十八章	241
第十九章	251
第二十章	263

第一章

星期五，早上 5：45

“我想你应该会喜欢这个。”康泰利巡佐边说边将一个棕色的塑料大口杯放到霍顿的桌上。霍顿盯着正冒着泡的类似洗碗水的液体，问：“你要对我下毒吗？”

“它能让你保持清醒。”

“看起来对你没用。”霍顿觉得康泰利看起来像刚被人从米尔顿公墓里挖出来一样，“在你倒下去之前坐下吧。”

“全身酸痛，头也痛，我想应该是感冒了。”康泰利打了个喷嚏以示所言非虚。

“那是我们唯一的战利品。”霍顿恨恨地说。他们在倾盆大雨中蜷缩在朴茨茅斯市坎泊镇码头的一艘渔船上监视了九十多分钟，收获的只是一整袋失窃的古玩和米奇·约翰逊，而此人又不愿开口说话。

“找到失窃者了吗？”霍顿问道，同时将座椅转了个圈，从取暖器上取下袜子和运动鞋。他审讯完米奇后便将它们放在那上面烘干。

“没有。除非接到失窃者的报案或者米奇主动告诉我们，否

4 致命水域

则别想知道。”

“真想拧断他的脖子。”霍顿穿上鞋直起腰来，发出了一声呻吟。康泰利可不是唯一一个全身酸痛的人。“船有什么线索吗？”

肯定不是约翰逊的，社会福利还没好到那种程度。如果不是那个该死的醉汉碰巧上了那条船，霍顿本可以把两个古玩窃贼都抓住的，而不会只是约翰逊一人。

霍顿回想起自己脚抽筋却还坚持穿过大教堂追捕约翰逊的那个年轻同伙的情景，觉得很可惜。他仔细回顾了窃贼的衣着，但是很难依此查到更多的东西。当时光线太暗了，而且那个小伙子穿的是卫衣。

康泰利说：“船上没有任何能表明身份的线索。埃尔金巡佐说等坎泊镇码头办公室开门了，他再查查。”

“我觉得不对劲的是那些古玩不像是米奇会偷的东西。像影碟机、电视机、电脑、珠宝、钱，这些才是他会偷的东西。但是画？米奇根本分不清值钱的画和风景明信片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却在第一次作案就偷了威廉·威利的作品。”

“也许逃走的那个小伙子才是这个案子的主谋。”康泰利推测道，然后打了个大哈欠。

霍顿没有看到他的哈欠。他正从取暖器上取下他的帆船夹克，挂到衣帽架上的皮质机车夹克旁边，问道：“还有其他案子吗？”

康泰利强打起精神回答说：“兰德波特的退伍军人俱乐部以及威尔伯福斯·卡特勒爵士学校发生了非法入室案。俱乐部的服务员进了医院，不过只是头上的皮外伤，被偷了一些香烟和酒。”

“学院那边呢？”

“丢了建筑材料。”

“早上我会派人过去。”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差不多六点。霍顿准备回去睡个觉，而康泰利看起来也马上就要在椅子上睡着了。他让康泰利先下班回家，他自己写完报告也准备下班，但是在他动笔前电话响了，是海事部的埃尔金巡佐。

“探长，朗斯通港的港长刚刚用无线电通知我们。有个渔民在桑树码头上发现了些可疑的东西。他说我们应该去看一看。”

有那么一瞬间，霍顿想不起桑树码头是什么，但他的大脑很快就恢复了运作。他记起桑树码头是二战期间为了诺曼底登陆而建的浮动港，它在被拖离朗斯通港的时候，产生了致命的裂缝，如今在海事图上仅仅被标记为西纳海滩边上的一个混凝土结构。

霍顿困惑地皱了皱眉。埃尔金自己就是个调查能手，为什么还要通知他？“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此刻他脑中想的只是床，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

“不知道，但是雷坚持要通知你。”

霍顿立马坐起来。他认识港口的港长已经很多年了。雷·托马斯特是个务实的人，不会一惊一乍或者歇斯底里，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他如此慌乱呢？

“十分钟后在朴茨茅斯那一侧的栈桥见。”霍顿安慰自己朗斯通港离他家不远。他所谓的家就是停靠在南海码头的一条船。如果调查没有任何发现，那么他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到家睡觉。

霍顿骑着他的哈雷机车穿过安静的街道。交通高峰期还没到来，十月末的太阳也尚未升起。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宗古玩盗窃案，也许自己忽略了什么关键性的东西。

几个星期内已经发生四起入室盗窃案了。所有被闯入的房子，报警系统全部失灵。他们与提供警报器的几家保安公司进行了核实，并未发现它们之间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些报警器甚至不是同一家公司安装的，而且任何一家正常的保安公司都不会雇用约翰逊。那么约翰逊和他的同伙是怎么知道屋主当晚不在家的呢？这几宗盗窃案都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这意味着行

窃者用了钥匙。既然钥匙不在约翰逊身上，那么一定在那个年轻人身上。该死的抽筋，该死的米奇·约翰逊。

霍顿拐向滨海区，继续向东行驶。细雨蒙蒙，他飞驰着穿过码头。瞥了一眼自己的船，他真想马上洗个热水澡，吃个早餐，然后上床睡觉。他想着康泰利这会儿也许已经盖着温暖的羽绒被呼呼大睡了，心中羡慕不已。

霍顿拐入路尽头的废弃停车场，视线越过翻腾的宽阔海面，看到了黑色的圆丘形的桑树码头，甚至还能看到停在对面的港长的快艇。霍顿将头盔锁在哈雷机车上，走向浮桥。此时水警艇已来到跟前，他在埃尔金停船之前便跳上了警艇，警员雷普利驾驶着警艇离了岸。霍顿又想到了康泰利。这位巡佐在明轮艇上都会晕船，这次真算他走运。霍顿曾用尽各种威逼利诱手段才说服他上了自己停在坎泊镇的那条钓鱼船。

“雷，有什么发现吗？”霍顿在警艇靠近桑树码头时大声喊道。

“不是很确定，安迪。我想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霍顿听出了港长话中的谨慎意味，并且知道雷·托马斯特那非典型的严峻表情说明他并不在乎桑树码头上到底有什么。霍顿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比清晨的寒气更冷，使他不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十八年的军旅生涯使他能够早早地感知潜在的危險，而目前这种预感异常强烈。他觉得脊背发凉，肾上腺素激增，很可能有重大事件发生。他的疲劳感一扫而光，彻底清醒过来。

霍顿扫了一眼，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满是海草的斜坡上充斥着浮标、捕龙虾的笼子、渔网、生锈的锚链以及一堆板条箱。一对栖息在桑树码头上的海鸥迎风向西北方向呼叫着滑翔而去。

霍顿心跳加速。他穿上救生衣，从警艇爬上桑树码头。埃尔金巡佐紧随其后，雷普利则留在艇上。突然，霍顿看到一堆深褐色的渔网中露出一双穿着黑色长裤的腿。这应该就是那个

渔民和雷看到的東西了。他的心怦怦地跳着。這可不是什麼心臟病發作的不幸漁民，除非他喜歡穿黑色高跟鞋。

“手電筒。”霍頓說道。太陽還要一個小時左右才會升起，陰沉的天氣使得光線比平時更為昏暗。但是那個漁民竟然看見了。他是怎麼辦到的？難道他駕船到離桑樹碼頭非常近的位置，因此不需要借助手電筒或者漁船的燈光就能發現那雙腿？霍頓對此表示懷疑。或者他是在桑樹碼頭上收網時發現的——怕被卷入此事而逃走？不，放棄一天的收穫意味着放棄一天的收入——這個可能性比較大。

他振作起來打開手電筒的強光。海鷗大聲嘶叫着從他們頭頂上飛過。霍頓能聽到通向港口北部的雙行道上經過的汽車聲。

他打了個響指，說：“手套。”

埃爾金遞了一雙手套給他。霍頓伸開五指套上緊繃的橡膠手套，埃爾金也戴上了手套。

“準備好了嗎？”

埃爾金點點頭，呼吸變得沉重起來。

霍頓小心翼翼地掀起漁網。瞬間，上百隻小螃蟹一湧而出。

“天啊！”埃爾金大叫着向後跳了一步，險些滑倒。

“別急，巡佐。”

“抱歉。我一向討厭小東西，就連夾在三明治里的也不例外。”

霍頓的心狂跳不止：“幫個忙。”

他們將漁網慢慢拉開，直到光線照射到屍體的面部。埃爾金干嘔起來，霍頓則迅速將臉轉開，深吸一口氣，慢慢數到十，然後忍住胃部的翻騰，振作着將視線轉回到屍體上。

那是一個女人。及肩的黑髮卷曲在她的前額以及臉頰完好的部分上。她穿着鮮綠色上衣，黑色長褲，戴了很多金飾。（不可能是搶劫。）她的臉上全是小螃蟹，它們在她的口腔里、眼睛上，還有那些面部腐肉上蹿來蹿去。右邊太陽穴上附着着已經

干涸的血渍、骨头和一些海洋生物。霍顿心想幸好渔网盖住了她的脸，否则她的眼珠可能都被海鸥啄去了。他觉得很恶心也很愤怒。竟然有人杀了她，然后像扔垃圾一样将她扔在这里。

她是谁？怎么来到这里？谁杀了她？杀人动机是什么？他要加入这次调查。他要查出那个杀人的混蛋，查清杀人的原因，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但这还需要侦查警司阿克菲尔德将他调入新成立的重案组。阿克菲尔德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他在升职面试前向霍顿承诺过。那时候他们刚刚一起侦破了一宗重大谋杀案，他说：“安迪，如果我得到那个职位，我一定会让你加入我的队伍。”但是迄今为止，除了沉默，阿克菲尔德还没有任何表示。

霍顿爬回警艇，拿出他的手机。阿克菲尔德这时候应该已经在办公室了。霍顿看到最早的一批上班族已经在排队等候海灵岛的客船了。一般情况下，从码头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只需要几分钟，但是如果有渔民搭乘客船，它会开到离桑树码头很近的地方。霍顿可不想见到任何围观者。

他靠在警艇的一侧，向港长喊道：“告诉开船的人，不要靠近这里。”雷点点头，神情严肃地快速离开。“斯蒂夫，我是安迪。”霍顿听到阿克菲尔德的应答后继续说道，“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在朗斯通港的桑树码头上。是个女人，白人。我现在和埃尔金巡佐在现场。”

“我正在路上。我会通知普赖斯医生，你通知犯罪现场调查员。”霍顿打完第二通电话时，港长回来了。

“开船的人说早上走的是直线。他问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他我也不确定。”

“昨晚有没有在海上看到什么人？”

“那种天气怎么可能看得到?!”

“那么有看到挖泥船吗？”

霍顿在灰暗的晨光中向北眺望。小岛的外面是自然保护区，有严格的通行限制。他能看到贝德哈姆普顿码头上起重机的灯

光。他的视线转向西面，那边也是奥尔德姆镇的一个码头。这两个码头的贸易往来都很繁忙。

“没看到。没有船只出港。”

霍顿让雷去港口的朴茨茅斯那侧接犯罪现场调查小组的人员，自己则再次爬上桑树码头。埃尔金此时已经恢复正常了。

“她应该是昨晚遇害的，然后在涨潮时被扔到了这里。”埃尔金说道。

霍顿算了算，涨潮时间应该是凌晨三点之后。那时他正在闷热的审讯室里盘问米奇·约翰逊。埃尔金说得没错。如果她是在前一次涨潮，也就是下午三点左右的那次，就被扔在这里，那么她的脸应该所剩无几了，而且白天弃尸的风险太大，很可能有目击者。

他扫了一眼因冬季来临而停靠在港口的少数渔船和两艘摩托艇。那里面会不会有作案工具？或者，凶手是从最近的那个码头驾船来到这里？霍顿的船就停在那个码头。进出那个码头要通过防潮闸，也就是说不论进出，都只有三个小时可以通行。那么时间范围可以缩小到午夜至凌晨六点。受害者也许是自愿和凶手上了某条船。也可能是报案的那个渔民将她扔在这里。但是如果是他做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报案？

还有港口两边的居民，他们会有什么发现吗？霍顿表示怀疑。光线太暗了。他仔细观察着这一区域。他的右边是海灵海滩，海滩面向海灵·比利滨海路。这条路一直通向小岛的西侧，路的北端经一座桥与大陆连通。海滩向右延伸到一个名为西纳华伦的度假中心。那边会有人发现什么可疑的事物吗？这个值得调查一番。还得去询问一下住在西纳华伦右侧的瑞士风格小屋中的人，看看他们是否看到什么。

他的视线转到左边的朴茨茅斯海滩。那边有一些高大的楼房面向着港口。这些楼房的后面是一座塔式大楼，住着朴茨茅斯大学的学生。他不相信这些学生会有什么发现。他们不是忙

着喝酒、开舞会，就是学习或者玩音乐。

他的视线回到了尸体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弃尸地点。桑树码头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联吗？这个女人的死和二战有关？明显不可能，那时离她出生还有一段时间呢。

霍顿听见摩托艇向他们驶来。他抬头看见阿克菲尔德蹲在另一艘警艇上，身上穿着过大的驼色外套，旁边是瘦高的、头发长长的普赖斯医生。

阿克菲尔德一靠近就大喊着询问：“她身上有什么证件吗？”

“我不想乱动她，还是请医生搜一下她的口袋吧。”

霍顿注意到普赖斯盯着桑树码头时脸上露出惊吓的表情。

“你让我爬上去检查！”

“她不可能走下来让你检查。”霍顿回嘴道，对普赖斯的敌意一如往常。他倒不是觉得普赖斯完全不称职，但还是认为他平庸、不专业。这主要是因为普赖斯有酗酒问题，而酗酒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判断。霍顿觉得雷纳警司，也就是行动指挥组的头儿，能够找到比普赖斯更好的医生。但是雷纳似乎不想为此费神，也可能是因为他欠普赖斯人情，所以不愿改变现状。普赖斯正怒气腾腾地盯着桑树码头。霍顿望着他，心里计算着这老头还有多久退休。五年？还是三年？

霍顿转向埃尔金，对他说：“你和雷普利可以下班了。我会和阿克菲尔德警司或者雷一起回去。”

埃尔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爬回他的警艇。雷普利发动引擎驾艇离开，将位置腾给阿克菲尔德的警艇，使之更靠近桑树码头。

“穿上救生衣和现场工作服吧，医生。菲尔一会儿就到。”霍顿大声喊道。

他看见菲尔·泰勒和他的三人团队上了港长的快艇，不出几分钟便来到他们身边。普赖斯医生一边抱怨一边脱下他破旧的巴伯衫，换上工作服和救生衣。霍顿帮助他爬上桑树码头。当普赖斯与他错身而过时，霍顿看见他双眼布满血丝，肤色非

常暗沉。看来普赖斯昨晚忙了一夜，但霍顿从他身上的气味判断他昨晚照顾的是酒瓶而不是病人。

“你就不能把这些该死的螃蟹从她身上赶走吗？”普赖斯咆哮着说。

霍顿转向阿克菲尔德的警艇，伸手拿过船钩，然后将杆向尸体伸过去。这样他不用更靠近尸体就能碰到尸体脸部所在的位置，这样可以避免破坏现场。将未曾离开的螃蟹赶走并不费力，他轻轻戳了其中的几只便大功告成。霍顿将船钩递回，在普赖斯检查尸体的同时，向阿克菲尔德介绍了大致的情况。

“你怎么会被叫来？”阿克菲尔德搓了搓他的肉鼻子，皱着眉头问道。

“我刚完成一个监视任务。”霍顿回答道。他不想透露过多细节，不想让阿克菲尔德知道一个窃贼从他手上逃脱了。

阿克菲尔德咕哝了几声。霍顿感觉他的情绪透着不满，他不解地看着这个大个子。阿克菲尔德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不愿直视他。他在烦恼什么？可能是家庭问题吧。如果真是这样，霍顿倒是同情他。这让霍顿想起自己稍后要去和妻子凯瑟琳碰面。这是她把他赶出家门后，两人分居六个月以来的第一次碰面。他希望他们能就艾玛的问题达成友好的协议。他已经有六个月没见过他年幼的女儿了，这实在太久了。

普赖斯医生示意要回到警艇上。霍顿帮助他爬回警艇，自己随后也回到艇上。他向菲尔·泰勒点点头，后者指示摄像师爬上桑树码头。

“她的头部受过重击。当然，这不一定是她的死亡原因。”普赖斯边说边脱掉救生衣和工作服。霍顿注意到他的脸色发青，他猜想这是因为晕船而不是检查尸体，因为他见过他检查更可怕的尸体时仍表现得泰然自若。

普赖斯继续说道：“尸僵和尸斑明显，据我判断她已经死亡六到九个小时，但还需要带回停尸间进一步核实。”

霍顿说：“那么可以确定是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之间。她身上还有其他什么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吗？”

“只有这个。”

阿克菲尔德接过普赖斯手中的纸片，放入塑料证据袋中。他仔细看了看，皱着眉将它递给霍顿。那是一张空白的投注单。霍顿翻到背面，看到一行细长潦草的字迹，“Have you forgotten ME?^①”

这是死者写的吗？或者是其他人写给她的？这都无法证明死者的身份。但是这倒给他指明了调查的方向，他说：“投注店叫维内克斯，在商业路上。”

“那么你最好去那里调查一下。”阿克菲尔德简洁地说。

“我是你组里的人了？”霍顿心里为之一震。

“目前是。”阿克菲尔德冷冷地说完后将目光移向别处。

他的用词和微妙的语气让霍顿觉得紧张。“暂时的，你是这个意思吗？”

“该干活了，探长。”

霍顿这时明白了为什么阿克菲尔德不敢看他的眼睛，为什么他的态度充满敌意。“你准备任命其他人当你的探长，是吗？”霍顿忍住内心的波澜以及失望的苦涩，平静地问道。

阿克菲尔德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了一句：“我去看下尸体。”

霍顿看着他拖着笨重的身体爬上桑树码头。他看到阿克菲尔德看到尸体后愣了一下。为什么他在过去的七个星期里改变了主意？他在晋升为警司后的这段时间里，基本上都在上课和开会。是什么让他打破了承诺？谁影响了他？霍顿猜测是自己的过去让阿克菲尔德放弃了他。还有，尽管他强奸的罪名没有成立，但是就像你踩到大便，鞋子上的味道很久都不会散尽一样，显然现在他身上的这股“味道”会妨碍阿克菲尔德的野心。

① 编者注：译文为“你还记得‘我’吗？”。

很好，去他的！

霍顿看到阿克菲尔德有些吃力地爬回警艇。阿克菲尔德的体格曾经和他一样，那时他们总一起上健身房。不久前，阿克菲尔德还能轻松地跃过船舷。这可能就是升职和职责带来的变化，同时也使他放弃了对朋友的忠诚。

霍顿看着阿克菲尔德按了手机上的一个按键。他面色红润，灰色的眼睛里透着热切的神采。霍顿能够感觉到阿克菲尔德身上散发的不安和激动。这是他升职后负责的第一宗大案。霍顿觉得很生气，感觉被出卖了。

阿克菲尔德迅速调动局里的重案组和机动组前往海灵岛渡船在朴茨茅斯一侧的停靠点，并指示罗琳·布利斯探长带领她的小组前往海灵岛那一侧。

普赖斯医生突然插嘴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回到陆地上。”

“我和探长和你一起走。有车会在朴茨茅斯的浮桥那接我们。”阿克菲尔德临走前嘱咐泰勒：“我要这宗案子的报告，要快，明白吗？”

泰勒点点头，但是霍顿知道，不管阿克菲尔德怎么嘱咐，泰勒都会按照自己的步调，有条不紊地行事。

他们在一阵沉默中回到了岸上：普赖斯医生坐在停车场的一块大石头上。霍顿猜想他正在安抚自己的胃，希望来一杯威士忌。他估计普赖斯这会儿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于是把握机会，以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对阿克菲尔德说：“斯蒂夫，我想你还欠我一个解释。”

阿克菲尔德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路上，寻找来接他的车。“有个女人被谋杀了，你得去调查。”他突然说道。

“维内克斯还没开门，还有时间。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可以实话实说。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你的团队，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